

侗语关系小句的演变

——兼谈侗语是否存在关系化标记*

彭建国 舒中满

[提要] 侗语关系小句是否带标记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从语言类型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看，侗语固有的关系小句倾向无标记，但在汉语的影响下出现了带标记的类型。按照核心名词在关系小句中担任的角色，可以将侗语的关系小句归结为能够统摄名词前后两种不同语序类型的“空缺型”。侗语的关系小句经历了由名词后到名词前的演变，主要机制是“语序重组”，其中包含了“关系化标记借用”和“接触引发的量词语法化”。

[关键词] 语言接触 语言演变 侗语 关系小句

一 引言

关系小句 (relative clause)^① 的研究一直受到句法学和语言类型学研究者的青睐，Keenan (1985)、Comrie (1989:138-164)、Payne (1997:325-336)、刘丹青 (2005)、黄成龙、余文生 (2007)、吴福祥 (2009) 等都作过相关论述。以往研究热衷于给关系小句分类和分析关系化手段，常常将关系小句作为小句名物化结构的一个次类来讨论 (Bickel 1999; Comrie & Thompson 2007; LaPolla 2008)。这为后来的研究者分析不同语言中的关系小句提供了许多类型参项，如根据关系小句与核心名词的位置关系、核心名词在关系小句中担任的角色等标准分类 (Comrie 1989:138-164)，但后人对关系小句的界定以及相关关系化标记仍然看法不一。

有关侗语关系小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法描写上，对结构的类型演变还未有专题分析。对于侗语的关系化标记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指示词作关系化标记 (Wu 2015)；一是量词 (或类指词) 与指示限定词共作框式化标记 (姚小云、胡素华 2022)。我们认为以上两说值得重新考虑。本文从侗语的关系化策略入手，着重讨论以下问题：第一，侗语如何实现关系化，是否存在关系化标记？第二，侗语的关系小句有哪些类型，发生了哪些演变？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湖南通道汉语和侗语的深度接触与演变研究 (21BYY184)”的成果之一，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语料来自文献和作者的田野调查，文献语料标明来源，田野调查在湖南省通道县万佛山镇流源村进行，本文称当地侗语为“下乡侗语”。调查时间分别为 2022 年 7-8 月、2023 年 11 月、2024 年 3 月。主要发音合作人为杨焕妹 (女，1963 年生，小学文化)、杨盛秀 (男，1961 年生，高中文化)。

^① 本文称“关系小句”，但学界有的称“关系子句”“关系从句”，本文在引述时遵从原文。

二 侗语的关系化手段

Payne (1997:326) 认为关系化标记是引发限制性小句变为关系小句的语素 (morpheme) 或小品词 (particle)。Dixon (2010:338) 指出, 关系小句通常有 6 种形式标记: 语调 (intonation contour)、位置 (position)、韵律手段 (prosodic means)、动词屈折 (inflection on the verb)、黏着语素或语法词 (clitic or short grammatical word)、关系代词 (relative pronoun), 任何语言都使用或组合使用以上标记。这些标记的作用在于句法降级, 确立关系小句的从属地位。刘丹青 (2005) 指出关系化标记通常遵循“联系项居中原则”。因此, 我们认为判定侗语关系化标记的依据有二: 其一, 依附于关系小句; 其二, 位置居中联结关系小句和主句。

(一) 前人观点

侗语从语言特征上看可分为北部方言 (以下简称“北侗”) 和南部方言 (以下简称“南侗”)。侗台语关系小句和核心名词的固有语序是 NRel (吴福祥 2009)。Wu (2015)、姚小云、胡素华 (2022)、姚小云 (2023) 等详细探讨过侗语的关系化策略。Wu (2015:264-269) 以三江侗语为例, 指出南侗保存侗语特征相对完整, 关系小句后置于名词, 且指示词在有些情况下能兼作关系化标记, 可称为“指示标记说”。北侗受汉语影响较大, 关系小句前置于名词, 且借用汉语 ti³² “的”作形式标记。姚小云、胡素华 (2022) 认为侗语北部方言的指示限定词能和量词或类指词共同语法化为框式关系化标记 (Bracketing Relativizer), 并具有以下功能: 将两个小句框定和联系在一起; 指代核心名词, 并在关系从句中作论元; 引导的关系从句限定核心名词。这种观点可称为“框式标记说”。姚小云 (2023) 补充道, “关系小句名物化使用显性的标记策略, 即通过使用与词汇名物化共有的标记 li³³ 和框式标记实现名物化”。

我们认为以上两种说法值得商榷, 至少现有的语言材料不足以支撑。从类型学角度看, 侗语的关系小句本身倾向是无标记的, 但在汉语的影响下出现了借用关系化标记“的”和量词功能扩张形成的关系化标记 (详见下文)。

(二) “指示标记说”和“框式标记说”值得商榷

1. 指示标记说

Wu (2015:266) 指出三江侗语的关系小句中, 指示词只能居于末尾, 作用相当于一个关系化标记。一般情况下指示词的功能是直指 (deictic), 而在复杂短语或结构中以关系化标记出现。例如^①:

(1) [təu³³hai²³w^ha:⁴⁵²h^ha:³³²lən²¹²ɛŋ³⁵ nəi²¹²we:²¹²təa:³³]nə:²³təi²³pai⁵²n^hu:⁴⁵²pe:³³?

CL 鞋 花 红 全 脚后跟 妈 做 DEM 2SG 拿 去 哪 SFP

你把那双妈妈做的绣满红花的鞋子拿去哪了? (Wu 2015:265)

^① 本文例句语法标注缩略符号为: 1 (第一人称); 2 (第二人称); 3 (第三人称); ACC (宾格); CAUS (致使); CL (量词); CLP (量词短语); COP (系词); CP (标句词短语); D/DEM (指示词); DISP (处置标记); DP (指示词短语); GENE (类指词); IMPF (未完成体); MED (中指); N (名词); NEG (否定); NOML/NMLZ (名物化标记); NP (名词短语); Num (数词); NumP (数词短语); O (宾语); PAST (过去时); PFV (完成体标记); PL (复数); POSS (领属标记); PRESENT (现在时); PROX (近指); PRT (语气词); PST (过去式); QUES (疑问句标记); RC (关系小句); RECP (互动标记); REL (关系化标记); S (主语); SFP (句末语气词); SG (单数); TOP (话题); V (谓词); VP (动词短语); Ø (空); Ø-N 核 (核心名词空缺)。

Wu (2015) 认为指示词 $tear^{33}$ 居于关系小句末尾，作用为关系化标记。这种说法值得怀疑。例 (1) 是个复杂的关系小句结构，对于核心名词 hai^{23} “鞋”，有两个关系小句限定其范围，从逻辑上讲，关系化标记 $tear^{33}$ 的出现情况存在以下四种可能性：

- I. $teau^{33}hai^{23}[w^h a:^{452}j^h a:^{332}lən^{212}əŋ^{33}]_{RC1}[nəi^{212}we:^{212}tear^{33}]_{RC2}.....$
- II. $teau^{33}hai^{23}[w^h a:^{452}j^h a:^{332}lən^{212}əŋ^{33}tear^{33}]_{RC1}[nəi^{212}we:^{212}]_{RC2}.....$
- III. $teau^{33}hai^{23}[w^h a:^{452}j^h a:^{332}lən^{212}əŋ^{33}tear^{33}]_{RC1}[nəi^{212}we:^{212}tear^{33}]_{RC2}.....$
- IV. $teau^{33}hai^{23}[w^h a:^{452}j^h a:^{332}lən^{212}əŋ^{33}Ø]_{RC1}[nəi^{212}we:^{212}Ø]_{RC2}.....$

如果说指示词 $tear^{33}$ 是关系化标记，那么需解释为何不会在 RC1 位置出现，以及在 RC1 和 RC2 位置都出现或都不出现的情况，即上述 II、III、IV 三种逻辑可能。再者，指示类标记与关系从句在句法上并非直接成分，而是加在核心名词之上的（刘丹青 2005）。侗语的“量名指”结构应该在关系小句之外。那么什么情况下指示词可能是关系化标记呢？我们认为，当主句核心名词以光杆名词出现，紧跟其后的关系小句限定其所指范围，那么指示词可能以关系化标记在小句末尾出现。因为此时光杆名词由后置关系小句定指，指示词与关系小句争夺指示功能失败而又强制出现时，才有可能语法化为关系化标记，移入关系小句之内。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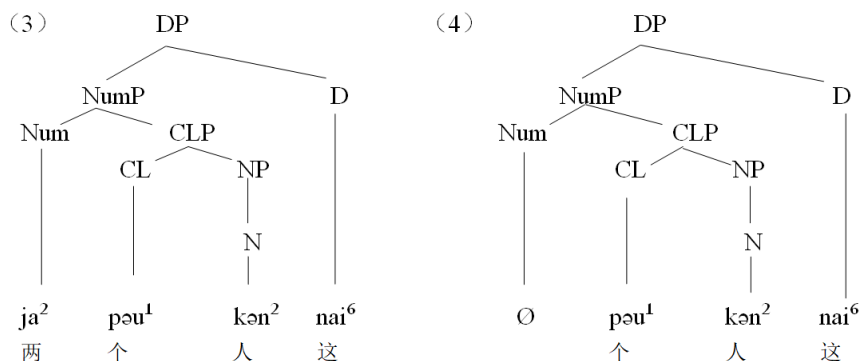
- (2) $ten^{33}tci^{33}k^h ou^{31}[pai^{55}eəŋ^{55}hai^{31}]tca^{33} nau^{11}tci^{55}nu^{35}?$ 去上海的登机口在哪里？
 登机口 去 上海 DEM 在 地 哪 (杨通银 2016:123)

where is the boarding gate for the flight to shanghai?

据观察，侗语不太能接受例 (2) 这样的句子，我们找到的文献语料也极为有限。正如 Wu (2005:89) 所言，“侗语指示词必须与量词共现”，形成“CL+N+DEM”或“CL+N+RC+DEM”结构。例 (2) 是一个会话句，有强烈的语境依赖，出于某些语境因素省去了量词。从例 (2) 的英文对译中可以看出，“boarding gate”是有“the”表明其潜在范围的。那么指示词 tca^{33} 的主要功能应该也是指示名词的潜在范围，只不过不排除它有兼作关系化标记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刘丹青 (2005) 指出指示词兼作关系化标记要遵循“联系项居中原则”，而侗语上述材料中的指示词并未居于关系小句和核心名词之间，这样就失去了结构义的吸收环境，从类型学上讲就很难构成类似于“的”或者“that”的关系化标记。所以“指示标记说”值得再考虑，至少还需要更多的语言事实支撑。

2. 框式标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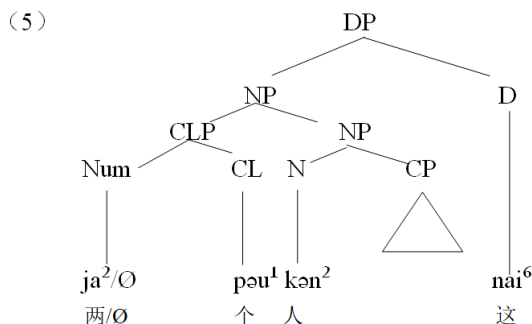
姚小云、胡素华 (2022) 在生成语法的 DP 假说之下分析了指示限定词的句法特征，提出了框式关系化标记“CL/GENE.....DEM”的观点。如下：



指示词居于结构末尾是侗台语固有的句法特征（梁敏 1986）。而大多数壮侗语的量词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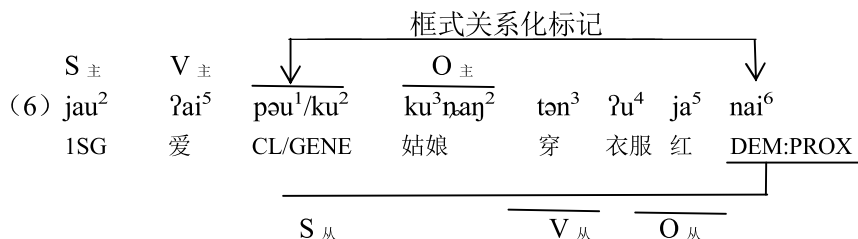
饰语结构在语言接触的影响下从原生的“名+数+量”变成了“数+量+名”(倪大白 2010:301)。姚小云、胡素华(2022)指出,“侗语受汉语影响较深,其数量名结构的变异程度较高,整个数量结构(包括数词为“一”的情况)均已移位至名词之前”。

按照上述观点,既然壮侗语原生的结构是“名+数+量”,侗语的数量结构移位至名词前,那么量词必然先与数词发生关系,而非与名词发生关系,即侗语的数量组合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句法成分,与名词形成左分支结构。换言之,侗语的数量短语和名词之间是同位关系,这种情形在汉语中早有论证(朱德熙 1982:51; Tang 1990; 贺川生 2016 等)。那么,侗语中被关系化了的名词结构应该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例(3)(4)(5)都是左右分支叠置的结构,这与传统的生成语法理论不符。DP 短语的核心 D 应该居左,但在侗语中却居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指示词不移位的情况?我们猜测这与侗语指示限定词的性质有关。侗语的指示限定词只指不代,必须与其他成分共现才能指称实体和充当论元(姚小云、胡素华 2022)。可见它是个黏着的成分,是依附在大小不同的语法单位之上的。例如下乡侗语“这是我的,那是你的”中的“这”“那”一定要说 ən⁵⁵nai⁴²、ən⁵⁵ta⁵³,而非 nai⁴²、ta⁵³ 单用。从例(5)可以明确以下三点:量词只与数词发生关系,且组合紧密,意义完整;指示词的句法位置更高,与量词难以构成框式标记;CP 位置是关系小句的位置,也是关系化标记最有可能出现的位置。

以上观察表明,侗语不存在量词与指示词构成框式关系化标记的可能。那么何以产生“框式标记说”呢?从例(6)中可以找到答案:



例(6)是姚小云、胡素华(2022)的分析:关系化结构中的主句是“我爱姑娘”,关系小句是“那个穿红衣服”,关系小句中的“CL/GENE.....DEM”作用相当于英语的关系代词“that”,将两个小句联系起来,并在关系小句里充当主语论元。这样分析显然不够深刻,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句法上的麻烦。如:主句的核心名词是光杆名词,如何确定名词所指的潜在范围?主句的核心名词内嵌在关系小句之内,为何还需关系代词作论元?当量词前的数词不可省时,标记是否要变成“Num+CL.....DEM”?侗语“CL/GENE.....DEM”的作用应是在主句中指定核心名词的潜在范围,相当于英语的定冠词“the”,而非关系代词“that”。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指示标记说”和“框式标记说”难以让人信服,侗语固有的关系小句类型与短语结构类型一致,属于“名词+修饰语(Noun+Modifier)”模式,且倾向无标记。除非在例(5)树状图的CP之内能够找到一个显性的形式标记,才可认为侗语后置型的关系小句带有形式标记,否则不然。

三 侗语关系小句的类型及演变

(一) 前人的分类

前人关于侗语的研究中都举了关系小句的例子(梁敏 1980:66; 杨汉基、张盛 1993:114; 杨通银 2016:118 等),但未对其作专门讨论。Wu (2015:264-269) 按照 Payne (1997:325-336) 对关系小句的划分标准,首次将侗语关系小句分为后置型、前置型和由疑问代词标记的关联关系小句,且指出后置型关系小句在三江侗语中占优势,前置型不普遍,只在受汉语影响较大的年轻人中使用。另外,侗语的关系小句结构可分为有核心结构和无核心结构两类(姚小云、胡素华 2022; 姚小云 2023)。关系小句有典型(canonical)和非典型(non-canonical)之分(Dixon 2010:314-360)。典型的关系小句源自描写语法和生成句法学派对关系小句的研究,采取“谓词中心”视角。从世界语言范围来看,非典型的关系小句还存在无核关系小句(headless relative clause)、双核关系小句(double-headed relative clause)、关联关系小句(correlative clause)等类型。关于无核关系小句,以 Awa Pit 语为例(Dryer 2005:367):

- (7) na=na [pishkatu pay-nin-tu=mika]=ta pyan-ta-w
1SG=TOP [fish buy-CAUS-IMPF = NMLZ.SG]=ACC hit-PST-1

I hit the one who was selling the fish. (我打了那个卖鱼的。)

黄成龙、余文生(2007)指出这类无核关系子句在汉藏语中比较常见,一般在对话或者长篇语料中出现频率较高,这种结构的中心词可以在情景或语境中省略,所以受语用制约较大;而印欧语和日语的关系子句是真实的关系化结构(true relativization),如果没有中心词就不能构成关系子句。Dryer (2005:367) 也明确指出, Awa Pit 语中这类关系小句实际上是一种名物化结构(nominalization)。下面我们来看姚小云(2023)所举的侗语语料:

- (8) [to³³ wən¹¹tu³³ pa³¹na²²]_{NP} ta¹¹ to³³put⁵⁵pai³⁵.

NOML 翻 肚子 白 NOML DISP 喂 鸭子 去

翻白肚子的(将死的鱼)拿去喂鸭子。

- (9) [mo⁴⁴œu¹³li³³]_{NP} ?əu⁵⁵lai³⁵tee³⁵?a³¹! 他炒的更好吃啊!

3SG 炒 NOML 更 好 吃 PRT

姚小云(2023)指出在这种无核结构中,小句名物化结构可作为核心充当主句论元。我们认为,既然以上两例都是小句名物化结构作主句的主语论元,那么它们的句法地位就得到了提升,从核心名词修饰语变成了核心名词。此时缺少一个与之具有“修饰—被修饰”关系的子句,整个句子又何以再称得上是关系化结构呢?所以,此类无核结构只能算作非典型的关系小句。更为重要的是,例(8)恰恰证明了侗语不存在“量指短语”构成的框式标记。因为对例(8)的分析应该如下:

- (10) to³³[wən¹¹tu³³ pa³¹]_{NP} na²² ta¹¹ to³³put⁵⁵pai³⁵. 翻白肚子的那只拿去喂鸭子。

CL 翻 肚子 白 DEM DISP 喂 鸭子 去

在没有核心名词的情况下，指量短语会发生功能转指（郭锐、李知恩 2021），用来代替核心名词指称某个事物。例（10）本身就是指量结构 $to^{33}...na^{22}$ “那只”作主语，其功能相当于核心名词。既然此时指量结构的功能如此核心，又怎会在小句中作语法标记呢？所以只能说侗语将类似于 $wən^{11}tu^{33}pa^{31}$ “翻白肚子”这样的小句变成名词性成分用的是无标记形式。

我们发现姚小云（2023）以核心名词与关系小句的位置关系给侗语作的分类同样存在理解偏差，其所说后置型实际上不是后置型，如例（6）的核心名词“姑娘”是内嵌在关系小句之内的。Comrie（1989）指出从世界语言来看，存在一种核心名词内置型的关系小句。如 Bambara 语的例子（Comrie 1989:145）：

(11) Tyè be [n ye so min ye] dyə.

man the PRESENT I PAST house see build

The man is building the house that I saw.（那个人在建一栋我见过的房子。）

例（11）的核心名词内嵌在关系小句里面，这种属于内置型。如果按前人对关系小句的理解，那么侗语到底是后置型还是内置型就容易使人困惑。请看语料：

(12) [mun²¹²sa:²¹²sup³j^ha:³³⁵qau³⁵pha:⁴⁵²te:³³jo:³⁵tin⁵²pai⁵²na²³ja:²³pu:²¹²nai²¹²te:³³ton⁵² tən⁵². 那个戴蓝色头巾的女人踮着脚看两口子吵架。

RECP 争吵

（Wu 2015:267）

(13) [[to²²/ku²²ŋan⁴⁴tei³¹lai³⁵kən²²na²²]_{NP}]_{NP} ei⁵⁵ [to²² səi¹³]_{NP}.

NOML 鹅 追 好 人 NOML COP CL:NOML 雄性

好追人的那只（些）鹅是公的。（姚小云 2023）

例（12）（13）把侗语“量+名+指”短语含括在关系小句里，从表面上看关系小句好像是后置于名词的，但实际上核心名词却内置于关系小句。为了避免这种争议，我们认为可以根据核心名词在关系小句中的角色来分类。

（二）合适的分类

Comrie（1989:147）以核心名词在关系小句中的角色为参项，将世界语言分为四种主要类型：非缩略型（Non-Reduction）、代词保留型（Pronoun-Retention）、关系代词型（Relative-Pronoun）、空缺型（Gap），并指出空缺型在世界语言中的分布要广泛得多，甚至能使多种非直接宾语关系小句化，如朝鲜语的“ ㄴ ”能标记工具关系化。根据 Comrie 的分类，我们认为侗语只有一种类型——空缺型。但因语言接触的影响，在共时层面存在两种不同的语序类型，可抽象为如下表达式：

1. N+[Ø-N_核+VP]_{RC}

这类关系小句是侗语的固有类型，在南北方言中都很常见。如：

(14) tɕei³²³p^hjau⁵⁵[pai⁵⁵ɕaŋ⁵⁵hai³¹]_{RC} jiu⁵³t^hou⁴⁵³tɕem¹¹sin³²³ C tɕa³³ pai⁵⁵.

买 票 去 上海 要 到 地 窗 C DEM 去

去上海的机票要到 C 口去买。（杨通银 2016:118）

(15) jau¹¹jiu⁵³haŋ¹¹li³²³tɕem¹¹[ap³²³ɕen⁵⁵]_{RC} tɕa³³.

1SG 要 CL 有 地方 洗 身 DEM

我要带洗澡间的客房。（杨通银 2016:129）

- (16) qoŋ⁵²məi²¹²[jau²³mja:²³ɿu:⁵²təŋ²³]_{RC} tɛa:³³ ləm²³sup³tak⁵pe:³³jaŋ²¹².
CL 树 1SG 种 上 山 DEM 风 吹 断 PFV
我种在山上那棵树被风吹断了。(Wu 2015:267)
- (17) paŋ⁵²nən²³[we:²¹²qoŋ⁵²]_{RC} maŋ³²lan⁵² tɛa:³³ ɛət³⁴tjaŋ³⁵nən²³kwen³²jau²³.
CL 人 做 工 边 对面 DEM 全 COP 人 亲戚 1SG
对面那帮做工的人全是我的亲戚。(Wu 2015:267)
- (18) jau¹¹kjaŋ³³tsai¹¹san³¹mau⁴²la³¹kja⁴²[tən³³ko⁴²xoŋ¹¹]_{RC} tɛa⁵³.
1SG 喜欢 三 CL 姑娘 穿 衣服 红 DEM
我喜欢那三位穿红衣服的姑娘。(下乡侗语)

例(14)(15)是通道侗语,例(16)(17)是三江侗语,都是南侗;例(18)及前文例(6)(13)是北侗。可见在关系小句之内,核心名词都是空缺的,且没有明显的关系化标记。

2. [Ø-N_核+VP±REL]_{RC}+N

这类关系小句不是侗语的固有类型。参照吴福祥(2009)阐述的语言接触的语法演变机制,侗语这类关系小句又分两种:不带标记的一类是侗语使用者参照汉语重排了侗语关系小句结构的语序,属于“语法复制”下的“语序重组(Reordering)”;带标记的则不仅有语序重组,而且一类借用汉语的关系化标记 ti³³/li³³“的”,属于“语法借用(Grammatical Borrowing)”,一类使用量词功能扩张而来的关系化标记 ən⁵⁵,属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量词功能扩张)。

先看无标记的关系小句:

- (19) [na² tɔi²]_{RC} zə²nan⁴nai⁶ ɣau⁵zə² la³ la³ ko⁵.
2SG 买 CL 肉 DEM 全 CL 骨头 骨头 光
你买的这块肉全是骨头。(石林 2019:173)
- (20) [na²² ɛo¹³]_{RC} ku²²/nən³⁵soŋ¹¹na²² kwe²²teau⁴⁴.
2SG 说 GENE/CL 话 DEM:MED NEG 错
你说的那种/句话没有错。(姚小云 2023)
- (21) jau¹¹ɛi⁵³au⁵⁵[na¹¹ma¹¹lai⁵⁵]_{RC} j^haŋ⁵⁵mja³¹nai⁴².
1SG 要 拿 2SG 磨 好 CL 刀 DEM
我要拿你磨好的这把刀。(下乡侗语)
- (22) [mau⁴²kan³³]_{RC} ən⁵⁵li³¹tɛa⁴² ji⁴²jəu¹¹jən¹¹lo⁴²k^hui²⁴ən¹¹n^ha⁵⁵.
3SG 讲 CL 话 DEM 大家 都 流 水 眼
他讲的那番话使大家都流了眼泪。(下乡侗语)

这类关系小句跟侗语固有的关系小句一样,不带标记,但明显经历了语序重组。在语序上关系小句位于核心名词之前,核心名词也以“CL+N+DEM”组合形式出现。前文已经论述将这类句子里的量词、指示词,或者“量指组合”看成关系化标记都是不可取的,只能说这类小句是受汉语影响发生语序重组,且不带显性标记的产物。

再看带标记的关系小句:

A. 语法借用+语序重组

- (23) jau¹¹tɛi³²³i⁵⁵pen³³[kot³²³uk³²³ma³⁵ti³³]_{RC} le¹¹mei⁴⁴³.
1SG 买 一 CL 刚 出 来 REL 书 新
我买一本刚出版的新书。(杨汉基、张盛 1993:113)

- (24) [jau²³njin²³pe:⁵²mja:²³ti:³²]_{RC} sam⁵²qon⁵²məi:²¹².
1SG 年 去 种 REL 三 CL 树
我去年种的三棵树。(Wu 2015:269)
- (25) [jau²²təi³³li³³]_{RC} nan²²təu³³kwa¹¹nəm³⁵pai³⁵la¹¹.
1SG 买 REL 肉 被 狗 叼 去 PRT
我买的肉被狗叼走了。(姚小云 2023)
- (26) na¹¹en¹¹en¹¹[mau⁴²tsau⁵³ti³³]_{RC} tin³³sən⁵⁵tsei⁵⁵pai⁵⁵.
2SG 尝尝 3SG 做 REL 点心 再 去
你尝尝他做的点心再走嘛。(下乡侗语)

例(23)-(26)都是关系小句在核心名词之前,这与汉语的 RelN 模式一致。吴福祥(2009)认为这是许多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普遍现象,民族语以汉语的模式重排了本民族语中关系小句的语序,并借用汉语的关系化标记“的”或“个”。这种演变机制属于“语法借用+语序重组”。侗语中借用汉语的关系化标记为 ti³³/li³³,且核心名词在关系小句之内不出现。

B. 接触引发的语法化(量词功能扩张)

- (27) [jau¹¹təi⁵⁵pai⁵⁵ji⁴²xuən¹¹ən⁵⁵]_{RC} t^hin¹¹ko⁴²na⁵⁵nu⁵⁵e²⁴?
1SG 吃 去 一 半 REL 苹果 在 哪 QUES
我吃了一半的苹果在哪里?(下乡侗语)
- (28) [mau¹¹sui⁵³ən⁵⁵]_{RC} fei³³təi³³tən⁵⁵lai⁵⁵a¹¹!
3SG 坐 REL 飞机 真 好 PRT
他坐的飞机真好啊!(下乡侗语)
- (29) [mau¹¹ei¹¹ei¹¹te⁵³lit²⁴ən⁵⁵]_{RC} tən¹¹təhi³³wi⁵⁵la¹¹.
3SG 时时 砍 柴 REL 山 起 火 PRT
他经常砍柴的山起火了。(下乡侗语)
- (30) [jau¹¹jo¹¹min²⁴ən⁵⁵]_{RC} ko⁴²təu⁴²ən³¹həŋ³³pai⁵⁵la¹¹.
1SG 洗完 REL 衣服 被 水 冲 去 PRT
我洗完的衣服被水冲走了。(下乡侗语)

这一类关系小句的 ən⁵⁵ 都能替换成借自汉语的 ti³³,这种“修饰语+标记+核心语”的模式实际上是对汉语量词功能扩张的“语法复制”。吴福祥(2009)指出“语法复制”中有一类是一个语言对另一个语言的语法概念或语法概念演变过程的复制,叫作“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侗语中,ən⁵⁵ 从量词到关系化标记,包含了量词扩展出定指功能和“CL+N+DEM”结构中指示词的脱落两个环节。只有当量词 ən⁵⁵ 能够表达指示意义且句末的指示词可以省去,ən⁵⁵ 才会有移进关系小句之内担任标记的可能。这种语法功能的演变与汉语大多数方言中的“个”“量词>指代词>结构助词”(石毓智 2002)的演变路径相符。

(三) 语言接触与侗语关系小句的演变

语言接触对侗语关系小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汉语的影响上,而且前贤已经提到北侗受到的影响要比较大(杨汉基、张盛 1993; Wu 2015; 姚小云 2023 等)。我们以北侗的语言材料为切入点,对侗语共时层面的关系小句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发现侗语受汉语接触引发的关系小句语法演变的机制可分为“语法借用”和“语法复制”,“语法复制”下又可分为“语序重组”和“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功能扩张)两类。具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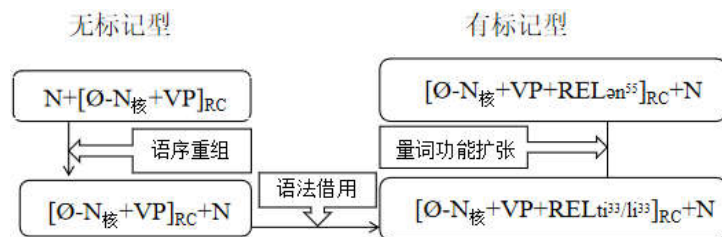


图 1 侗语关系小句结构的演变路径

如图 1 所示，侗语的关系小句都是核心名词空缺型，且从侗语固有的关系小句类型来看是无标记的。由于与汉语频繁接触，侗语按照汉语的模式重排了本民族语言里关系小句与核心名词的语序，即由 $N+[O-N_{核}+VP]_{RC}$ 变为 $[O-N_{核}+VP]_{RC}+N$ 。此时的结构只涉及语序的调整，仍然是无标记的。但复制汉语的模式之后，由于语义表达的不完整或者其他原因，又不得不借用汉语的关系化标记“的”，语法借用是演变的第二步。第三步是换用自有的材料，侗语的量词“ an^{55} ”经历了由“量词>定指标记>关系化标记”的功能扩张，这与许多汉语南方方言“个”的演变相符，我们认为这是吴福祥（2009）所说的“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四 结 语

本文从现有研究成果出发，重新审视了侗语关系小句的相关问题。我们认为，前人所主张的“指示标记说”和“框式标记说”值得商榷，侗语的关系小句结构倾向无标记，但在汉语的影响下出现了带标记的类型且语序发生改变；从核心名词在关系小句中担任的角色来看，侗语不同语序类型的关系小句可以由一种类型统摄，即“空缺型”。

参考文献

- 郭 锐、李知恩. 2021.《量词的功能扩张》，《中国语文》第 6 期。
- 贺川生. 2016.《论汉语数量组合的成分完整性》，《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黄成龙、余文生. 2007.《羌语关系子句的类型》，载戴庆厦主编《汉藏语学报》第 1 期第 143-16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梁 敏. 1980.《侗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梁 敏. 1986.《壮侗语族诸语言名词性修饰词组的词序》，《民族语文》第 5 期。
- 刘丹青. 2005.《汉语关系从句标记类型初探》，《中国语文》第 1 期。
- 倪大白. 2010.《侗台语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
- 石 林. 2019.《侗语语音语法及名物的多视角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石毓智. 2002.《量词、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的关系》，《方言》第 2 期。
- 吴福祥. 2009.《南方民族语言关系小句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基于接触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分析》，《语言研究》第 3 期。
- 杨汉基、张 盛. 1993.《简明侗语语法》，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 杨通银. 2016.《侗语 366 句会话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姚小云. 2023.《侗语北部方言的名物化结构》，载戴庆厦主编《汉藏语学报》第 15 期第 154-169 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

姚小云、胡素华. 2022. 《类型学框架下的侗语北部方言指示词研究》, 《语言科学》第 1 期.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ickel, Balthasar. 1999. Nominalization and focus constructions in some Kiranti languages. In Yogendra P. Yadava & Warren G. Glover (eds.), *Topics in Nepalese Linguistics*, pp. 271-296. Kathmandu: Royal Nepal Academy.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Comrie, Bernard & Sandra A. Thompson. 2007. Lexical nominalization.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pp. 334-3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on, R. M. W. 2010.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Vol. 2: *Grammatical Top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ryer, Matthew S. 2005. Order of relative clause and noun. In Martin Haspelmath et al.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pp. 366-3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enan, Edward L. 1985. Relative clause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2: *Complex Constructions*, pp. 141-1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Polla, Randy J. 2008. Nominalization in Rawa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2): 45-65.

Payne, Thomas E.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ng, Chin-Chen J. 1990. A note on the DP analysis of Chinese noun phrases. *Linguistics* 28(2): 337-354.

Wu, Manxiang. 2015. *A Grammar of Sanjiang Kam*.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volution of the Relative Clause in the Kam Language: Whether There Exists a Relativizer or not?

PENG Jianguo and SHU Zhongman

[Abstract] Whether the relative clause in the Kam language is marked or not has always been a focus of research interes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 native type of the relative clause in the Kam language tends to be unmarked, whi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he marked types have emerged. According to the role of the heads in the relative clauses, the relative clauses in the Kam language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gap” type comprising two different word orders: postnominal and prenominal. The relative clauses in the Kam language have undergone an evolution from postnominal to prenominal position. The main mechanism of this evolution is “reordering”, along with “borrowing of the relativizer”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classifiers triggered by language contact”.

[Keywords]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evolution Kam language relative clause

(通信地址: 410082 长沙 湖南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